

■ 王得后 著

世纪末杂言

木犁书系



福建教育出版社

木犁书系

野草文丛

世纪末杂言

王得后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末杂言/王得后著·—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8
(野草文丛)

ISBN 7-5334-2787-4

I. 世… II. 王… III. ①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
鲁迅著作-研究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35140 号

木犁书系

总 策 划 阙国虬 黄 旭

野草文丛

世纪末杂言

作 者 王得后

丛书责编 孙汉生 黄 旭

本册责编 王广存

封面装帧 林小平

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 社长兼总编辑 阙国虬
(福州梦山巷 27 号 邮编 350001)

印 刷 福建教育出版社印刷厂
(福州铜盘崎上 邮编 350003)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24 千

插 页 4

版 次 199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200

书 号 ISBN 7-5334-2787-4/I·169

定 价 21.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木犁书系”缘起

20 世纪是风云际会的岁月。共和国历经五十年风风雨雨，走到了世纪的交汇点。中国新文化更是步履维艰，行行重行行，辛苦探索近百年；中西的撞击，古今的流变，还有战争和革命的淬炼，无不带着撕裂的阵痛，而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深深的辙痕。

站在世纪的交汇点上，蓦然回首风雨来时路，审视一行行曲曲折折的辙痕，望前路仍是沟沟坎坎，我们想起了木犁——这简易、笨拙而又凝重、厚实的农器，在我们的祖先歌哭其中的黄河两岸、长江流域荆棘丛生的广袤荒原上，犁出了一片片文明的处女地，从新石器时代以迄即将告别的世纪，中华文明的每一节进步，都饱含着一犁泥土的芬芳。

在这世界局势并不平静的世纪之交，我们尤其怀念木犁，怀念我们的先贤孔子师徒那段精彩的对话——孔子让诸弟子各言其志，颜回对曰：“使民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铸剑戟为农器，放牛马于原藪，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

基于这样美好的愿望，我们把正在编辑出版的几套命运相关的文丛合称为“木犁书系”。“木犁书系”首批推出的文丛有：

“野草文丛”，一批活跃于当下文坛的杂文作家和鲁迅研究学者，以读书札记、文化随笔的方式，对现今文化现象

进行鲁迅式的审视和反思。

“风雨文丛”，是一批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资深学者学术随笔自选集。或是对现当代文坛的风风雨雨作些梳理和反思，以鉴往知来；或是对作家、作品的评点；或是对文风、学风的思考；或是治学感怀。

“我思文丛”，选择45岁左右的最有实力的中青年人文学者90年代以来的优秀学术文章，集中展示其学术思想进路，可以预示下世纪中国学术的动向。

“苜蓿文丛”（苜蓿，旧时用来指称教馆的清苦生活），是一批教育学者心灵的散步，昭示的是源自教育使命感的闪电般发人深思的一击，有对中国现代教育命运的关注，有生命化了的教育实践的记录。教育工作者要么埋头于教学，要么潜心于专著，而此套关于教育的随笔却别开生面，以另一种方式展示了教育工作者的一份生命气蕴。

我们荣幸地邀请到当今文坛、教育界、学术界一批卓有建树的人士如邵燕祥、钱理群、袁良骏、王富仁、顾明远、黄克剑、赵汀阳、李嘉映、王得后等先生加入了我们的耕耘队伍，他们笔健如犁，辛勤耕耘，在各自的领域拓荒不止，开垦出一片片长满创意的新田地。

我们对自己的期许是，像木犁一样，一头插进生活的沃土，贴近人生，贴近教育，贴近学术文化，更贴近广大读书人，耕耘出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田园。

我们期望，当你翻开“木犁书系”的每一页，都能得到一份有如一犁泥土的芬芳。

福建教育出版社

“野草”献辞

高明的学者和博雅的作家，是不屑于写短小的文字的，那因由是浅显而直白。而不幸这世间的道理偏偏纠缠着浅与白，于是便有了这些文不雅驯的文字。我们把它称为“野草”——那些在荒凉中挣扎存活的什物。鲁迅曾在沉寂中描述过它。

不需要宣言与告白，“野草”呈现的是弱小与有限，是为了消失才出现在这个世上。这些急促的独白，不属于永恒与未来。它笑对着自己的矮小与缺陷，正如面临朝阳的晨露，在这个多变的世界里，它存在过。

鲁迅曾在七十年前期待过自己的文字能够速朽，但今天的人们，却又在续写着它。虽然，人们还远远跟不上他的踪迹。但一样的明与暗，一样的生与死，一样的彷徨于无地。在乔木不得生长的地方，野草便是生命的期冀。

我们奉献的只有粗糙与荒凉，留给“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不要责怪它是残缺的、怪异的，只要土地还存在着，我们便会泛出新绿。

题 记

这里的“世纪末”没有别的意思，也没有丝毫赶时髦的雅趣。适逢其时，书出在这个世纪的最后一年罢了。语云：“千载难逢”，拈来一用，不亦快哉？儿时见过一副春联，“年年年头接年尾，月月月缺又月圆”，记住了，那时觉得好玩，现在呢，倒觉得比“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象更新”还好。因为切近事实，朴素中透着一点乐观，不，或许说达观更合适。

杂言就是杂文，虽说另有“清言”，曾经风行一时，难免引起知者的联想，对此，也是可遇而不可求，不必一定的。

我喜欢杂文。先是大学毕业后嗜读鲁迅杂文，后来有幸参加了全国的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和大会，见识了确实“空前”，或许还将“绝后”的“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盛况，盛况中的兴奋、紧张、躁动、争斗。我萌发了鲁迅研究应该走出研究室，鲁迅思想研究者最好也写写杂文的念头，自然是运用自己研究所把握的鲁迅思想和鲁迅精神。至于文采和个性，当然会各各不同。想是这么想，真要动手却躊躇又躊躇，竟至于迁延了好几年才鼓起勇气试试。这里收集的主要是近两年的东西。

前贤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家，这是

不错的。不但有《诗经》为证,而且,我们中国人实在浑身弥漫着一一种诗的分子。而我,倒又觉得我们中国实在是一个杂文的国度。“万世师表”孔夫子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以一字为褒贬”,“微言大义”,这所谓“春秋笔法”不正是杂文笔法么?杂文固然言之有物,但言之有物并不只属杂文,话里有话才是杂文的特长。杂文未必一定有什么“大义”,但杂文讲究是非,爱憎分明。真的作者决不插科打诨,也决不帮忙帮闲。这是时代的点滴实录,人物的或一真相。

我知道,一篇好的杂文,除了思想、文采和个性之外,还多有炼话,即从世事和人生中提炼出来的警句隽语。读者一见好似长久孕育于心而尚未说出,拍案激赏之余过目不忘。惭愧的是我没有能力写出来,没有这样的作品奉献给爱好杂文的同道。在自己,我只好用契诃夫的创作名言“大狗叫,小狗也叫”来聊以宽解;在读者,我只能奉上我在天津学会的很喜欢的一句话,说是“好看不如爱看”,只好这样了。

不过,我有一种预感:杂文大概将在21世纪从我国消失。盖20世纪在中国,是杂文的世纪。古已有之的杂文,在这个世纪现代化,并且出现了一个鲁迅。经过一阵曲折,竟至于这样蓬蓬勃勃起来了。虽然,事在人为,晚消失不如早消失,可早晚非我所能推背出来的了。盖我相信“谋事在我,成事在人”,而“人心叵测”,我只能写点杂文。不过,《老子》有言:“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我们还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写我们的杂文,读我们的杂文吧!

王得后

1999年1月6日,在北京

《世纪末杂言》目录

- 六十年的杂感(1)
《王瑶先生纪念集》(7)
在速朽与不朽之间(9)
胸卡佩戴法(12)
四十而不惑(6)
六十而耳顺(19)
刘欢的绝唱(22)
入门(26)
不管闲事(29)
关于“‘基本做到’之类的字眼”(33)
招安鲁迅(37)
文人的宽容(40)
安全带现象(43)
谁是 XYZ(46)
“忍让奖”别议(49)
不读书,得读法(53)
“我”哪里去了?(57)
承诺问题(60)
不知水味(63)
心伤何处(66)
“且持卮酒食河豚”(69)
我也瞎操心(72)
做戏一例(76)
噪音探源(79)
举一反三(82)

- “9192631170 次”是多少(85)
有法无法(88)
“老子说大患”(90)
不理解(94)
“值班局长”(98)
儿女棒打黄昏恋(101)
论“打假售假”(104)
有数与无数(107)
《人类的素质》(110)
《论人的天性》(114)
《攻击与人性》(117)
《亚洲艺术中人的精神》(120)
北京的鸽子(123)
北京的燕子(126)
北京的麻雀(129)
纪实,而又文学(132)
老子的问题(135)
老子的失落(138)
从个别到少数(141)
谁来研究豆腐(144)
不疑之疑(146)
说难(149)
又见星火(152)
从宽容到帮忙(155)
鲁迅手书《两地书》(158)

- 校勘余事(161)
北京人评奖(165)
自胜者强(169)
家住安贞里(173)
“谨防弄手”(176)
毒酒的毒(179)
毒酒的害(182)
想起了许先生(185)
我想蔡校长(189)
还想马校长(193)
百年人世一春秋(196)
“总统是靠不住的”(200)
不敢报案(203)
在词语的背后(206)
是非和标准(209)
方便自己(212)
北京的“的哥”(215)
己之所欲 勿施于人(218)
父不医子(221)
清官难断家务事(224)
由忧贫到忧法(227)
遭遇小偷(230)
哲人其萎(240)
“童言妇语”与“老言”(236)
抓阉下岗(240)

- 谁是北京人?(242)
北京有多大?(245)
人非木石(249)
北京的规划(252)
体罚这幽灵(255)
鲁迅与麻将(258)
历史在思考(262)
“杀盗非杀人”(267)
说怕与不怕(270)
谁是“京派”谁“海派”? (273)
且说“伟人可,我辈亦可”(276)
笨鸟不飞之谜(279)
指真为假(282)
消失的繁星(285)
论“固若金汤”(289)
修养成人(292)
修养人性(295)
修养民魂(299)
“拯救大兵”(302)
《呆是不呆》读后记(305)
北京的广场鸽(309)
北京的官话(313)
北京的高调(316)
世纪末的读经(320)
写给故乡的自述(325)

六十年的杂感

鲁迅逝世 60 年了，到今年 10 月 19 日。

鲁迅有墓，在上海。当初在万国公墓，1956 年 10 月 14 日迁于虹口公园。现在也改名为鲁迅公园了。

然而，鲁迅说：“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这 60 年，鲁迅没有“真真死掉”。亲近他的，信服他的，爱戴他的，利用他的，攻击他的，冷落他的，敬而远之的，谬托知己的，舐皮论骨的，和他生前一样。自然，一定有变化，不过迄今只是数量的增减而已。

这不是好事情：人们纪念鲁迅，却忘记了他的遗嘱。或者根本不知道。比如：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全部遗嘱，不过七条。想得到，说得出，鲁迅的平凡在此，鲁迅的卓异也在此。

过了60年，鲁迅博物馆的鲁迅生平展览，在他的遗像下面才展出他的这一段自白：“自问数十年来，于自己保存之外，也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却可以自白的。”

这是1934年5月22日写给《集外集》编者——1976年成立鲁迅研究室时经毛主席圈定出任八顾问之一的杨霁云先生的信里的话。这段话之前有“平生所做事，决不能如来示之誉”，之后还有“倘再与叭儿较，则心力更多白费，故《围剿十年》或当于暇日作之”。

这样朴素、实在地总结一生的自白，几十年为人们所不取，为研究者所讳言，只因为鲁迅说了“于自己保存之外”！

奇怪的是，人们却又铺天盖地大书特书“学习鲁迅的‘壕堑战’”、“学习鲁迅的‘韧’性战斗精神”云云。

什么是“壕堑战”呢？鲁迅说：“欧战的时候，最重

‘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这不就是“于自己保存之外”开他几枪么？

60年了，60年时间的流逝洗涤旧迹。泪消了，血清了，后死者有时忘乎所以，想入非非，以为当时颇宽容。竟不记得鲁迅的“钻网”的法子，“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因而还留下了骨头。乃至鲁迅用了那么多笔名也不以为意了。

的确，鲁迅是倡导“生命第一”的，他不忍用牺牲，也不劝别人去做牺牲。他说：“自己活着的人没有劝别人去死的权利，假使你自己以为死是好的，那末请你自己先去死吧。诸君中恐有钱人不多罢。那末，我们穷人唯一的资本就是生命。以生命来投资，为社会做一点事，总得多赚一点利才好；以生命来做利息小的牺牲，是不值得的。”

于是又有人嘻皮笑脸，挖苦鲁迅住“且介亭”，是“聪明人”了。可鲁迅不但说“恐怕也有时会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而且真的对付过一群流氓，几支手枪，政府的通缉，在那“中国式的法西斯开始流行”的时代。我们怎么样呢？

二

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根柢在人”，有什么错？

“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有什么错？

“人是生物，生命便是第一义”，有什么错？

鲁迅逝世前10年，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随即又补充：“可是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又有什么错？

错还是错的。错就错在这些话都是鲁迅前期说的。谁叫他有个前期后期？谁叫他前期世界观错了？前期说的都错；后期说的都对。世界观一错百错；世界观对头全对。

谢谢。你看，1934年，谁都划在“后期”吧？鲁迅依然说：“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怎么样？而且，请拿儒、道、佛，还有独成一家的庄子他们的主张来比较比较吧：关于人活着做什么、怎样活着、为什么活着，谁的思想更符合人情？更具有理性？更像人样？

三

鲁迅不是讲“斗争”吗？他就是“斗争哲学”！

鲁迅还主张打落水狗。他文章的题目就公然写着：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是万恶的激进主义!

鲁迅临死前竟表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多么可怕的至死不悟呵!“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费厄泼赖”应该实行!!!

爱护鲁迅形象的人们，喜欢为鲁迅“辩诬”，常常为鲁迅“辩诬”。“斗争”不兴了，“激进主义”不好了，“宽恕”才是美德呀，于是又来辩诬。那方法不是说明事物的本身，主张的理由，而是寻找别一事物，别一主张，别一方面。“横眉冷对千夫指”是片面的，他还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面呀!于是鲁迅总像个“十全老人”。

其实，鲁迅自己说得很清楚：“斗争呢，我倒以为是对的。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要指责鲁迅所主张的“斗争”不对，就必须直接回答鲁迅的这一提问。

在我们中国，这样的答案是早有了的：“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不过鲁迅以为这是“理想奴才”。

“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就因为奴群中有这一点差别，所以使社会有平安和不平安的差别，而